

人生感悟

钢琴底的粉百合

□杨舒淇



那只花篮，在钢琴底静立了一周。

节日里收到的这份贺礼，在教室里存放时觉得分外美丽。其中有星星般的蓝雏菊，有雪点似的铃兰，还有蝴蝶兰、绿桔梗和康乃馨，中间还穿插了大量大小不一的漂亮玫瑰。

不经意间，我在争奇斗艳的花材里看到了一枝平平无奇、只有三个花苞的粉百合。它羞答答的，好像要把自己藏起来。

我对着这个漂亮的花篮拍了几张照片，拿回家后把它放置在了钢琴底，自此便抛之脑后，任它在阴影里褪成模糊的背景。

某夜归家，一股浓香扑面而来，四处寻找，终于在暖黄灯光下瞥见一团朦胧的粉雾——那一枝本蜷缩如婴孩的粉百合花苞，竟在无人注视时层层舒展，绽成三个碗口大的花盏，散发出浓烈的芳香！而周围那些琳琅满目的花已全部凋谢，唯有这枝粉百合在其中熠熠生辉。

起初它最不起眼，花苞裹着青涩外衣如同被揉皱的信笺，本以为它被包作花束的那一刻生命已经走向终结，未及盛开就将枯萎，没想到命运竟让它绽开了醉人的光彩——现在的它胜过节日当天争奇斗艳的所有花！

生命的盛放往往诞生于寂静的坚持，当第一片花瓣试探着冲破苞衣时，没有镁光灯与赞美诗。

人们总爱追逐即时绽放的绚烂，却常遗忘灿烂的一瞬可能需要漫长的蛰伏。想起林清玄笔下断崖百合的箴言——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这束角落中的粉百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它不因被冷落而停止生长，不因无人观赏便潦草开谢，沉默却又高傲地散发着浓香，用一场盛大花事完成了对生命的注解。

我们总希望通过掌声来印证自己的价值，但星辰不为仰望者闪耀，江河不为聆听者奔流，就像这一枝粉百合。它会盛大灿烂，它会香气撩人，哪怕我永远不会看向钢琴底。

朝花夕拾

霞满大珠山

□徐小叶

春分过后，气温突然飙升，让大珠山上的一草一木也跟着“热闹”起来。胭脂色的片片云霞漫过青峰，一座座青峰拥着花海交汇缠绵，这是大珠山最美的时候。

刚到山脚下，我们就和漫山遍野的春意撞了个满怀。只见湖畔和山坡上花草涌动，娇黄的迎春花团团簇簇，比去年开得更盛。“瞧这金灿灿的一片，太美了吧！”闺蜜忙不迭地把登山杖塞进我的手里，举起手机用镜头追随着每一簇跃动的花枝，生怕不赶紧拍就会错过花期。

山谷深处的背阴山坡上，姹紫嫣红的杜鹃花从谷底一直开到山顶，就连山崖和峭壁上也花丛茂盛，将整座山都浸在灼灼的春色里。最惊艳的是峭壁上的蓝荆子，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花束从岩缝中迸发出来，在风中摇曳生姿。它们扎根于嶙峋的绝壁，却开得比平地的花朵更加恣意，就那样在悬崖上高高地屹立着，既壮观又昂扬。

沿着观花云径拾级而上，两侧花潮翻涌，我们仿佛被卷入一片沸腾的花海。仰头望去，杜鹃花浪排空直上，与碧蓝的天际连成一片；回身俯瞰，整座山坡蒸腾着绯红的云雾，似云似霞。每个转角处都挤满了拍照的游客，欢笑声与快门声在花海里此起彼伏。

“今年的杜鹃花简直要把人美晕了！”闺蜜举着手机原地转着圈说道，“我都发两条抖音了，快来合照！”正当在花丛中忙着臭美的闺蜜朝我嚷嚷时，“哎呀！”一声惊叫打破了喧闹。

身后传来木棍“啪啪啪”滚落的脆响，和“扑腾”一声倒地的声音。转头看

见一个披着长发、戴着眼镜的女孩跪倒在石阶上，运动裤膝盖处破了一个大洞。

我快步转身，跨过石阶把她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，闺蜜也和那个女孩的膝盖处鲜血直流。我迅速从背包里拿出急救包，掏出碘伏棉棒，帮小姑娘处理伤口。小姑娘红着脸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。

“疼不疼？”我小心地问着。女孩摇摇头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谢谢，谢谢阿姨，多亏有你们！”突然，她指着我们身后惊呼：“阿姨快看！”原来她摔倒时撞歪的灌木丛里，竟藏着一株红中带紫、紫中带红的并蒂杜鹃，两朵花站立枝头，昂首山峰正娇艳地开放着。山风掠过，万千花枝同时摇曳，将我们两人的影子温柔地裹进漫山红霞里。

我望着远处那片蒸腾的绯色云雾，忽然明白大珠山的春色为何年年动人。那些从岩缝里迸发的蓝荆子，那对藏在灌木丛中的并蒂杜鹃，还有此刻磕破了膝盖却笑得灿烂的小姑娘。原来最惊艳的从来不是漫山红霞，而是生命在嶙峋处依然怒放的倔强，是人与人相遇时绽放的那束温暖的光。

下山前，我打开手机，看了闺蜜置顶发的朋友圈。照片里，我正俯身为女孩处理着伤口，发梢垂落的弧度恰好接住了一缕霞光。闺蜜的配文在屏幕里跳动：“身上发着光的你，比大珠山上盛放的杜鹃还要美。”我微笑着抬起头，看见漫天绯红的花瓣正乘着晚风盘旋，影子在夕阳的映照下被拉长，轻轻落进春天的霞光里……



往事悠悠

记忆中的榆钱饭

□庄玫

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总有一些儿时的味道难以忘怀，因为那是家的味道，是妈妈的味道，是成年后再也找不回的味道。

榆钱饭就是我记忆中的珍藏。每当春风轻柔地拂过大地，院子里那两棵高大的老榆树，便悄悄挂满了一串串嫩绿的榆钱。它们小巧玲珑、圆润可爱，在阳光的轻抚下，闪烁着诱人的光泽，似乎在向村里的孩子们发出甜蜜的邀请。

我总是按捺不住满心的欢喜，迫不及待地拉着小伙伴们冲向那两棵老榆树。我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，围着树干嬉笑打闹，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胆子大些的孩子，身手敏捷地爬上树枝，小心翼翼地采着榆钱，生怕不小心折断了那些串满榆钱的树枝。我虽然没有爬树的勇气，却也不甘示弱，在树下仰着脖子，双手捧着一个竹篮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树上的小伙伴，满怀期待地等待他们给我撒下来榆钱。

母亲总是微笑着接过我手中盛满榆钱的竹篮，将它们清洗几遍，去除杂质和灰尘，然后放在菜筐里控干水分，再把蒸笼里铺上干净的笼布，把玉米面撒在榆钱上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淡淡的榆钱清香和玉米面的质朴香气相互交融，弥漫在整个厨房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母亲将榆钱放入蒸笼，随着熊熊火焰燃烧在土灶里，锅

里的水渐渐沸腾，蒸汽袅袅升腾，将整个厨房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中。我焦急地坐在灶前，眼睛紧紧盯着蒸笼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终于，母亲揭开了蒸笼的盖子，瞬间，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那是榆钱饭特有的清香，让我陶醉其中。只见榆钱镶嵌在金黄的玉米面里，翠绿中带着金黄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出锅后，母亲将热气腾腾的榆钱饭盛在碗里，浇上一勺用蒜末、酱油、香油和醋调制成的料汁，那香味愈发浓烈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大口榆钱饭塞进口中，那软糯鲜嫩的榆钱与玉米面相互交织，口感丰富而美妙，幸福的滋味就这样在舌尖上散开……

榆钱性平、味甘、微辛，具有健脾安神、止咳化痰、清热利水的功效，可治食欲不振，还具有清热解毒、杀菌消肿的功效。在过去的饥荒年代，榆钱饭是穷苦人的救命粮。如今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榆钱饭渐渐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，那些曾经熟悉的美味也被各种精致的食物所取代。然而，在我的心中，榆钱饭的味道却始终难以忘怀，每当想起童年和的小伙伴们一起采榆钱的场景，想起母亲在灶房忙碌的身影，想起那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榆钱饭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对童年时光的深深眷恋，对已故母亲的无尽思念。

人间烟火

在车上

□程爱国



无需导航，我这辆开了十几年的小车认得这条山路。晨雾还没有散尽，车头已经钻进尘土里。后视镜上挂的平安符是学生编的，红绳褪成了淡粉色，倒比里程表更清楚这几年轮胎碾碎过多少星辉和月光。

放学离校，离县城的家越来越近了。车的后备箱里装着一袋老乡给的二款面条、两棵作文本，还有娘硬塞的腌萝卜——她说这是山泉水粗盐粒泡的咸菜，好吃。我笑娘忘了我也是从小吃这个长大的，不用特意强调。在公路上开车时总要躲开那些沟沟坎坎，去年春汛冲垮的路基，如今长着倔强的狗尾草。

周而复始又一天。晨阳还没升起来，就来到了学校。学校围墙外总停着几辆自行车，车座上还沾着露水。几个早到的学生正蹲在校门口抄作业，潦草的算术本上还有未干的墨点。八年级二班教室中间的铝合金窗老是漏风，风翻书页时总带着后山的松涛声。我教他们念“一川烟草”，他们就指着窗外说“老师快看，起雾的山沟多像冒烟的灶膛”。

城里来支教的年轻教师总说我们像摆渡人。这不，又要跑趟县城了。县城总在日头爬上旗杆时张开它的口袋，柏油路冒着暑气，车座烤得有些发软。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上，我的白衬衫与课外辅导书的封面重叠成一团模糊的光斑。称两斤苹果，买半刀宣纸，再给教室后墙的破洞捎块塑料布——这些琐碎与教案一同塞进车的后备箱里，又被正午的日头压得沉甸甸。

暮色沉进山谷时，车灯切薄纱似的岚气。车载音响里的钢琴曲被山风扯得断断续续，倒是后座那摞试卷沙沙响得真切。有个学生写：“老师的车轮卷起的尘土里，是不是藏着去年秋天逃走的蒲公英？”我摇下车窗，看后视镜里盘旋的细碎光斑，恍惚觉得这些年载过的何止是晨昏，分明是整座山的年轮。

月初新铺了柏油，轧路机碾平了所有车辙。可下雨时，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又会在泥泞里浮出来，像极了孩子们作业本上歪扭的铅笔印——你以为擦干净了，纸的肌理却永远记得。